

大陸篇：

（三）遠離家鄉 赴印團圓

抗戰勝利當一切的苦難離去，好不容易脫離水深火熱同胞，大家本應同心戮力重整家園恢復生機，讓國家社會走上安定繁榮道路的時候，無奈八年戰亂造成全國百孔千瘡元氣重創，想重頭恢復建設談何容易，加上百業蕭條，經濟疲弱，於是人心思變，禍起蕭牆國共相爭了無寧日，國人不幸又陷入內戰的痛苦深淵裏。

如果沒有記錯，老家梅縣首次被解放是在1949年夏，是完全由本地共產黨取得政權，後來因胡璉兵團撤退台灣時途經梅縣，曾暫時奪回政權一段時日，然後中共才再度正式取得執政。家鄉遭遇兩次易手國共雙方都無激烈衝突，跟許多地區一樣是所謂的和平解放或臨陣棄守，真的是兵敗如山倒，在人心思變下勢不可為。

我算是親眼目睹中共政權成立，那時剛唸初中，對改朝換代似乎感受不深，僅僅對更改國號及旗歌覺得有點新鮮感，在重要場所掛上蘇俄領袖者肖像感到奇怪，一般百姓卻滿懷期待，好像可以給國家未來帶來新希望。

在我們與海外父母取得聯繫後，很快的便解除家裏經濟上的困境，慶幸在往後的日子裏能專心求學，祖母歷經苦難後能安享天年，不幸世事難料風雲變色，共黨勢力發展迅速，短短幾年便席卷全國，國民政府撤守台灣。

父親雖是一介商賈，平日卻喜歡閱讀，對當時風靡全球的共產主義亦有所涉獵，始終認定它只是烏托邦理想而已；尤其不認同蘇聯取得政權後，採用清算鬥爭殘酷手段，造成許多妻離子散，家破人亡的人間悲劇。為了不再有家人離散的痛苦憾事發生，做了明智的決定，要我們快速離開前

往印尼團聚，然而祖母年近七十不願再遠走他鄉。她說一生在海外，晚年終可葉落歸根，毅然決然要我單獨前往，可是留下孤單的一個老人家乏人照顧又不可行，真是難於抉擇，最後還是在祖母堅持下忍痛揮手告別，這也造成我終生遺憾，因中共政權初期執政亂象叢生，三反五反清算鬥爭，對僑居海外的華僑眷屬也採取不友善政策，連書信往來都不易的嚴格控制下，年邁體弱的祖母在1957年底憂鬱以終，天人永隔再也沒有機會相見一面。

我是在1950年夏季，中共建政後才離開家鄉到達香港，可算是很幸運的把握了時機，當時兵慌馬亂曾反覆思考如何走出，因部分地區仍有零星動亂情況發生，最後決定不採過去一般人出南洋乘帆船先至汕頭方式，而選擇乘車走內陸至深圳進入香港，因為當時中共政權剛建立，自顧不暇

管制較寬，果然不久之後便鐵幕低垂插翅也難飛，否則，我的人生必然又是另一種命運，這也是我生命中最具關鍵性的一次轉折。

原以為很快就可以和父母姊妹們相聚團圓，沒想到印尼政府獨立後，對外來移民政策有嚴格限制，尤其對來自大陸地區華人深具戒心，害怕帶來共產思想造成社會動盪不安，結果讓許多人在香港滯留苦等，大家心急如焚進退失據，有人甚至放棄機會重返家鄉。

我每天無所事事到處亂跑，坐電車遊街河是一大樂趣，譬如：從住處皇后道到筲箕灣終點站，時程大約一個小時多，車費才一角錢，可觀賞沿街市招櫥窗美景，一來一往就消磨了半日時光。或是呆在出租小說書店裏，其中最吸引人的當然是一本本的章回小說、各朝演義，幾乎已被我翻盡，可惜那時令世人瘋狂，像金庸、古龍等人筆下武俠小說尚未出世，否則更可添增無窮樂趣。我每日沉迷遛連書海裏面，年輕不知愁滋味

常忘記置身何處，不管外面紛爭擾擾的時局，或家鄉祖母與海外父母親人的焦慮徬徨不安，事後想起內心愧疚萬分自責。不過後來喜歡看書習慣或許就是從這裡培養的，也算是意外收穫，影響我終身書不離手嗜好。

在無奈等候日子裏，六月二十五日又爆發震驚世人的韓戰，無形之中更影響添增許多申請入境變數。卒經近半年艱辛爭取終於傳來好消息，由於我沒有護照，又不是印尼出生，只能以無國籍民身份獲准入境，歷經千辛萬苦終於如願以償，得與從未謀面的父親和弟妹們見面，闔家團聚歡樂融融，我也開始邁向到嶄新的人生。

大陸篇：

(四) 少小離家 老大回鄉

公元 2000 年是千禧年，離別祖母整整 50 年後才第一次重回家鄉，內心是有許多感觸，但無過深的激情。首先就是到祖父母坟前拜祭，告知苦心撫育，日夜懸念的

孫子回來了。非常感謝桂妹夫妻的協助，在諸多困難約制下的年代，還能將墓園改遷移葬到山明水秀，視野廣闊，在水庫集水區的山腰上，遠眺梅城景物可一覽無遺，被大家公認是風水極佳，可庇佑子孫的福地，相信老人家長眠於此或可稍慰在天之靈。

家鄉歷經改朝換代大變動後，整個城區各項建設當然令人耳目一新，到處高樓林立，寬廣大道人來車往熱鬧繁榮，站在街頭面對當年熟悉的市井街道已感陌生，有些已了無蹤影。最熟悉的梅江橋則依然風彩猶存，真是久違了。記得小學時曾在河背天主教學校唸書，每天都和同學相互追逐爭先通過，或攀爬橋拱逞強，往事悠然歷歷在目，時移勢易人事滄桑是無可避免的。

說起梅江橋真是大有來歷，它是印尼歸僑們眾所熟悉的彭精一僑賢，在一九三四年擔任縣長時興建，為當年粵東地區規模最大之鋼筋水泥大橋，被視為梅城地標，更是海外華人遊子心繫家鄉

的象徵。大陸失陷後，彭精一先生曾任教雅城中山中學，亦為台北印僑聯誼會第三任理事長，一九九六年於台北逝世，享年一〇一高壽。

回到故里出生時的老屋，發現房舍雖嫌破舊，維修保存尚稱完整，臥房裏仍擺著以前的桌椅木牀，連兒時的玩具都還在，真令人不敢置信，據桂妹告知自祖母離世後就空留到現在，睹物思人倍感神傷。另外還特別抽空去後園看母親離家時親手栽種的龍眼樹，雖已有點老態龍鐘卻依然生機盎然結實累累。這是在印尼時母親殷殷囑咐，如果有機會回家鄉務必要去探望一番，這棵樹對她而言是充滿許多舊憶的珍貴紀念物。

我是名符其實的「少小離家老大回」，相隔半世紀時光，拜訪家族中四大房長輩們多已凋零殆盡，邀約兒時親友玩伴同學相聚亦已華髮斑白，歲月催人老不禁百感交集，有些人還更有「相逢不相識，見面不敢認」的酸楚感觸，往事依稀如煙如夢，有許多的話語都不

知從何說起。由於停留時日短暫，大家匆匆揮別，許多預定參觀活動都無從達成，相約期望他日能再舊地重遊，但人世間變幻無常，白雲蒼狗，誰又能知曉未來呢？

（待續）

霧裏看物

古代沒近視眼鏡，老人家有

老花眼或近視眼，看事物就有差錯；一朵美好的花（牡丹可能看成喇叭花；西施瞧為東施），學生粗心也會認錯寫錯字；半桶水者，裝成學富五車的人，也會以不知裝有知而鬧笑話。但天下學問何其大，只要學或問、謙虛請教，他人自不見怪，也願相告。

人若自視高，他人就愛看你出

醜、鬧笑話，並加油添醋，加乘「笑果。若用電腦，只需按幾個鍵，就會周告全球親友。你與人為惡，他人也不會善報。讀過心理學，應會

預料得到，莫怪人。

蘇東坡有文：寄蜉蝣於天地，渺滄海之一粟；詩句中的蜉蝣，與撼大樹的蚍蜉不同，後者指螞蟻，牠不自量力。

奧運為求公平，用體重分別選手可參加何類比賽，且男女有別。

古代的張飛，現代的張菲；張飛打岳飛會成笑話，道理相同；廣告肺益清，不是唱歌的費玉清，都不可胡混。笑話問鄭成功之母何名，機靈的學生回：施（失）拜（敗）。理由是：失敗是成功之母，老師欲言又止。

牡丹看成喇叭花，不是不可能；張飛大戰岳飛，史盲導致；民國二〇年賈伯斯替牠剪壽。怪怪，史盲妹幾多歲？若改為「歲，妳當領導人就沒資格了。這年代巫婆用巫術，才使得出怪招；欲知詳情，且待下回分解。

（文／馬弓）